

牵挂

■斯雄

拔,步行或骑马翻山越岭,确保每一寸土地都安然无恙。

晚饭过后,在连长的相邀下,我们在营门外的阔什乌托克河旁,观赏建在“戍边湖”上的“落日公园”。

到了北京时间22时30分,夕阳靠近雪峰,缓缓西下,晚霞给帕米尔高原披上金色的盛装。我们驱车上山赶到与吉尔吉斯斯坦仅一河之隔的哨卡,只见哨楼上的哨兵,在落日余晖映衬下,神情专注地凝视着前方,英姿飒爽。

此刻,与斯姆哈纳同纬度、远隔4000多公里的首都北京早已夜阑人静,很多人已经进入安稳的梦乡。

二

2015年,我去黑龙江省采访。机会难得,于是我专程前往位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抚远市黑瞎子岛最东端的哨所。

2008年10月14日,中俄两国在黑瞎子岛举行国界东段界桩揭幕仪式,哨所官兵正式登岛接防。岛上现在还立有当年揭幕仪式的背景幕布。

站在哨所前放眼望去,四周是广袤的湿地与蜿蜒的江流。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在这里交汇,常年的冲积,造就了纵横的河道和茂密的植被。

30米高的哨楼,共有171级台阶,代表黑瞎子岛属于我方的面积171平方公里;国旗台二层底座面积10.14平方米,铭记2008年10月14日登岛接防的历史时刻;学习室棚顶79颗星,象征着黑瞎子岛曾离开祖国怀抱79年……

到边海防,过去最担心的往往是生活条件,官兵吃得住得怎么样。如今,这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哨所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蔬菜瓜果,鸡鸭鱼肉四季不缺。住的是楼房,宽敞明亮,保暖设施齐备。站岗巡逻,有特制的御寒装备,还有配载数据传输平台的巡逻车、水陆两栖全地形车,官兵坐在车里就能清楚地观察边情并及时进行处置。

在这里,迎着朝阳,心向阳光,每一天都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

再访微山湖

■万兴坤

我久久地凝视着这些老照片,心中敬意油然而生。洪振海,浓眉黑发,目光炯炯,透着一股英雄气。刘金山,身着上校礼服,胸前佩戴数枚勋章,威武中透出慈祥。王志胜,一身戎装,方脸,眉清目秀,气质文雅。纪念馆中陈列的文物史料,将几位铁道英雄的战斗故事娓娓道来。

洪振海,出生于山东滕县一个木匠家庭。自幼随父在枣庄路矿谋生,因生活所迫经常与火车打交道,练就了飞登火车的本领,人称“飞毛腿”。1938年,枣庄被侵华日军占领。同年11月,洪振海发动路矿工人,建立了一支数十人的秘密抗日武装——枣庄铁道游击队。到1940年,铁道游击队已发展壮大到上百人,经上级批准,合编为八路军鲁南铁道大队,洪振海任大队长。在他的带领下,铁道大队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活跃在铁道线上,扒铁轨、炸桥梁、截物资、杀鬼子、惩汉奸、护群众、保家乡,成为一支威名远扬、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部队。

1941年12月的一个风雪之夜,一小队日本鬼子对铁道大队进行偷袭,洪振海率部与敌展开血战。这队日寇几乎全部被歼。另外两路鬼子疯狂反扑过来,在战斗中,洪振海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2岁。

洪振海牺牲后,铁道大队的战友将其遗体护送到他的家乡滕县,葬于大北塘村。洪振海牺牲后,刘金山接任大队长,王志胜任副大队长。

1942年,时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到山东滨海检查工作后准备返回延安。鲁南军区把护送刘少奇跨越津浦铁路的任务交给铁道游击大队,并由刘金山执行护送任务。他和王志胜周密策划,带领9名队员,从沙沟附近的一条干河涵洞,悄悄跨越津浦铁路到达微山湖。面对日寇的扫荡和严密封锁,刘金山陪同刘少奇在船

三

位于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的哨所,处于“高寒禁区”,我一直想去看看。2023年6月,我终于有机会得偿夙愿。

从哈尔滨乘飞机抵达漠河,也就1个多小时。夏日的北极哨所,风吹过来,却带着几分寒意。时至夏至,凌晨3点多太阳正冉冉升起,战士们早已上岗执勤。晚上10点天色渐渐昏暗,战士们才结束哨塔上的执勤任务。

这里全年无霜期不到100天,有8个月被冰雪覆盖,年平均气温约-5℃,冬季极端气温在-53℃。官兵与风雪搏斗,同严寒抗争。冬半夜巡逻,军大都不愿意出窝,战士们得进犬舍把军犬抱出来登车执勤。

时任哨长鹿文浩告诉我,这里是国内观测极光的最佳地点,还可以见证泼水成冰奇观:拿一杯滚烫的热水,快速向空中泼去,水滴未落地,瞬间冻成冰,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物质条件的改善现在已不难,最难的是忍受寂寞。鹿文浩说:“差不多每隔5天才能在晚上睡上完整一觉。有时候大家话都说尽了,只剩四目相对,兵看兵,数星星,想方设法调剂生活,排遣寂寞。”

我们住进连队营房,在连队食堂用餐,乘巡逻艇在黑龙江上巡逻……2021年参军的藏族小伙扎西说,如今,连队充分利用乘车、乘艇,冬季采取乘摩托雪橇与视频监控、飞无人机相结合的方式,使边境执勤实现了昼夜管控,无缝衔接。

边关无言,使命如山。

哨塔有近7层楼高,墙壁上刻有8个大字“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这不再是口号,而是化作了具体实在的行动。官兵说:“最北最冷最忠诚,最偏最远最放心。”

这些年由于工作机会,我还去过不少地方的其他哨所,包括祖国南海的多个哨所等。跟戍边官兵接触越多,对他们的故事了解越多,我就对他们越是充满敬意,在心里一直给他们留下独特的位置——他们守护着和平,守卫着万家灯火,值得我们时刻惦记。

上住了两天,直至安全转移,继续西行。他们还两次成功护送陈毅通过敌占区,往返延安。陈毅曾写下《过微山湖》:“横越江淮七百里,微山湖色慰征途。鲁南峰峦嵯峨甚,残月扁舟入画图。”

当年在微山湖开辟的这条秘密交通线,护送过罗荣桓、萧华等千余名指战员、党政领导往返于苏北、鲁南、延安等地,传送了大量情报,为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刘金山、王志胜是战争的幸存者,他们的晚年情况怎样?”当地武装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1955年刘金山被授予上校军衔,后晋升大校,于1997年病逝,享年82岁。王志胜担任过枣庄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政协常委,于1987年病逝,享年75岁。步出纪念馆,工作人员指了指纪念碑东侧不远处说,纪念馆扩建时,修建了两座陵墓,也叫“双雄墓”。陵墓的主人正是刘金山和王志胜。整个墓区绿树成荫,鲜花环绕,令人肃然起敬。

告别纪念馆时,太阳西斜。在金色的阳光下,巍峨雄伟的铁道游击队纪念碑通体闪耀着金辉,倒映在清澈的湖水中,泛起一片金黄。

在纪念馆大门前的广场,一位身穿黑色衣服、头戴草帽、长须飘逸的老人,抱着琵琶,弹唱着《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歌声悠扬,飘向远方。

长征

第6648期



兵心依旧

军号声穿透20余载光阴,依旧在陈武心底回响。那抹军绿,早已不是脱下的戎装,而是熔铸于骨血的烙印,牵引着陈武无数次跨越山海走向军营。

2001年,陈武怀揣对军人的崇敬与向往,走进陆军某英雄部队。“硬骨头连”的铁血精神、“尖刀连”的冲锋姿态,英雄血脉如春雨般滋养着这位荆楚沃土孕育的青年。训练场上,他无数次奋力冲刺,一遍遍奋力投掷,迷彩服浸透汗水又被烈日烤干,双手磨出厚茧。从拖后腿的新兵,到崭露头角的训练尖兵,军营这方天地,铸就了他硬朗的体魄与钢铁的意志,也在他心中种下了此生难解的军旅情结。

谈及军旅生涯,陈武眼中总盛满眷恋。这份对军营、对战友的深厚情谊,是青春最珍贵的馈赠,也是他日后所有爱军拥军行动最坚实的初心底色。

2003年退伍后,打工、下岗的波折接踵而至,生活的重压让他步履维艰。但无论境遇如何变迁,在军营铸就的不惧困难、从不放弃的坚韧品格与信念,始终支撑他在困境中奋勇前行。经过多年的奋斗和积累,陈武终于打拼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事业成功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回报培育他、塑造他的军营。

2018年冬,阔别军营15载的陈武,携志愿者踏上重返老部队的路途。车辆缓缓驶入营门,熟悉的营房、宽阔的训练场,嘹亮的军号声,瞬间唤醒沉睡多年的记忆。战友们早已在营区等候,相见那一刻,双手紧握,千言万语化作热泪。“当年的小不点,如今成了拥军模范!”老班长的感慨,让陈武哽咽。他动情坦言:“部队培养了我,我永远是这里的兵!”他带来的器材,每一件都经过他精心挑选。离开时,官兵列队相送,嘹亮军歌回荡在营区上空。那一刻,他真切感到,自己的心从未真正离开过部队,军营永远是他的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

这份牵挂,化作了一次次跨越山海的奔赴。

2019年5月,得知某部需改善训练与生活条件,陈武毫不犹豫,当即捐赠专项资金,额外备好多种物资。次年盛夏,酷暑难耐。陈武携志愿者将清凉饮品送到官兵手中。看着他们黝黑的皮肤、坚毅的眼神,陈武仿佛看见当年的自己——同样在烈日下咬牙坚持,同样

军绿永不褪色

■史翔

用青春诠释担当。这份共情,让他的拥军之路走得更加坚定。

2021年7月,郑州遭遇特大暴雨,救援部队闻令而动,不分昼夜转移群众、抢修设施。许多官兵嘴唇干裂、满身泥水,奋战在抗洪一线。得知消息的陈武立刻召集志愿者,连夜调度21辆大型货车,满载饮用水、食品、生活用品等物资,星夜兼程,奔赴郑州11个抗洪点位,为一线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送去急需物资。

2023年7月,台风“杜苏芮”肆虐,京津冀地区受灾严重。陈武第一时间行动,连夜将近2万箱慰问物资送到一线救灾工作者和受灾群众手中。

看着受灾群众期盼的眼神,想到救灾官兵日夜不休的奋战,陈武更明白,自己的付出虽微不足道,却能为困境中的人们带去希望与力量。这份被需要的感觉,让他觉得所有奔波与劳累都值得,也愈发坚定拥军爱军的信念。

在不少战友眼中,陈武不仅是慷慨解囊的捐赠者,也是他们可亲可信的兄



芦荡依旧(油画)

韩光新作

出征

■郝东红

告别时,总忍不住回望
数不清的春夏秋冬
经过多少场雨雪风霜
日子苦,不说苦
苦味在嘴里慢慢回甘
边关冷,不说冷
用胸膛里的滚烫,抵挡严寒

岁月像一首低沉的歌谣
那调子随风飘荡
戍边人在阿里
脚印深深浅浅
印满雪野荒原
在阿里
我是藏北天空飞过的一只鹰
是扎根在这苍苍雪域的一颗钉
日子久了
心里装着别处
却把这里当成了家
这地方
叫阿里

军号声响
撕裂静谧的拂晓
掠过巍峨的群山和
威严的兵阵
在年轻士兵的心里
掀起鼎沸的波涛

战士们,早已摩拳擦掌
听从出征的号令
加速奋进的脚步
昂首奔向岗位

双眼似警戒的雷达
身躯如进击的利箭
他们将血性与胆气
化作长弓
将忠诚射向,胜战的靶心

在阿里

■宋鹏

巍巍高原呵
群峰的起点
众水的源头
鹰笛声里
夕阳缓缓沉落
我的喉呢
在低低吟唱
关于阿里的调子
为她而来
我走了很远的路

人在军旅

每当佳节临近,我总会不自觉地想起戍边官兵。他们在艰苦环境中践行着“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守护着我们的安宁与欢乐,却不能与家人共享节日的喜庆。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尤其牵挂他们。

很幸运,我在过去30多年时间,先后走进很多哨所,接触到许多可爱的戍边官兵和他们感人的故事。

一

1992年6月,我参加“边防纪行”采访组前往新疆。这个时节,是新疆最好的季节。

车出喀什西行,跨沟壑、越河流、过沙漠、翻达坂,穿行在帕米尔高原上。300公里的行程,走了8个多小时,才到斯姆哈纳边防连。

早上出发的时候,我还穿着衬衫,待晚上抵达斯姆哈纳,一下车就不得不披上大衣了。

边防连掩映在一行行白杨、一排排翠柳之间,像是群山环绕中的一片绿洲。院内有一幢银灰色的二层小楼,还有水泥球场、花圃、草坪点缀其间。

指导员带我们参观连队的菜地、温室、猪场、禽舍。他说,这里原来是“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地方。连队离团部280多公里,冬天大雪封山,夏季洪水断路,车上不来,菜运不上。如今,哨所的生活条件已今非昔比了。

哨所对面就是吉尔吉斯斯坦,走上前哨班瞭望台眺望,四周都是荒坡秃岭,几乎见不到什么植被。我和正在执勤的战士聊天。他是四川人,已经在这里当兵两年了。我问他有机会到别的地方转转么?他迟疑了一下,说一直就在连队里,两年了,从来没有去过县城。

斯姆哈纳边防连海拔3000多米,尤其是100多公里长的巡逻点,在平均海拔3500米至4500米的山头上,巡逻条件极为艰苦。但边防战士们依然坚韧不

红色足迹

又一次踏入微山湖,我被眼前的千顷荷塘倾倒。广袤无垠的湖面,水天相接,波光粼粼。湖水清澈见底,倒映着碧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湖边,根植深土的丛丛芦苇,在微风中摇曳。穿梭于荷塘之间,不时见到鱼儿在水中欢快地游弋,溅起晶莹的水花,荡漾起如梦如幻的诗意。

登上微山岛,我来到位于中部山麓的铁道游击队纪念馆。矗立在纪念馆广场的铁道游击队纪念碑,碑体造型为破浪远航的帆船。大型群雕“铁道雄风”“微湖曙光”,让人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我曾看过刘知侠的小说《铁道游击队》以及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到了纪念馆,文艺作品中生动的故事、鲜活的人物立刻浮现在眼前。

在铁道游击队纪念馆,讲解员介绍,上世纪40年代,以微山湖为根据地的微湖大队、运河支队、鲁南铁道大队等革命武装,在芦苇荡中和铁道线上,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作战,谱写了一曲曲英雄壮歌。

小说中人们熟悉的人物,大多都能在历史中找到原型。展厅里的“英雄谱”,展示了《铁道游击队》中英雄人物真实原型的黑白老照片。作者以杜季伟、文立正、张洪仪等几任政委为原型,塑造了小说中正李的形象。“芳林嫂”这位朴实的革命妇女形象,是以刘桂清、郝贞和黄学英三位女英雄的事迹为基础,综合创作而成。小说中的主人翁,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的形象塑造,是参考了第一任和第二任大队长洪振海、刘金山。王强的原型是副大队长王志胜。这些经过巧妙艺术加工的英雄人物,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